

胡山源
主編
日新文藝叢書

兩代圖

沈

寂著

中華民國36年2月初版

——書 名——
日新文藝
叢書之一
兩代圖
——售 價——

——著 者——

沈 寂

——出 版 者——

日新出版社

——發 行 者——

日新出版社

上海南京路哈同大樓323號A

——上海經銷處——

福州路東華里6號 教育書店
山東路209號 正氣書局
林森中路599號 博覽書局

日新版權不准翻印

一日新文藝叢書「序」

胡山源

喜歡文藝的人大都是不善於經營的。這就是說，他只會寫，不會想法出版，如果要出版，只有仰賴於出版商。但出版商的觀點却和他大不相同。出版商最要緊的是作品的受人歡迎，有銷路，因此賺點錢。作者有名望，作品有價值，因此能夠達到出版商的目的，固然最好，否則，即使有噱頭，只要能達到他的目的，在他看來，也無有不好。而一個純潔的作者，却往往不能一舉就成名，他的作品雖然有價值，有真正的文藝價值，絕非噱頭價值，却又往往無人知道，引不起讀者的注意，因之總難於得到出版商的垂青。他常受出版商的氣，受了氣而作品終於無法問世的，更是常事。他也明知自己吃虧在不善於經營，否則為什麼不自己來出版呢？然而既沒有出版的經驗，也沒有出版的計劃，更沒有出版的能力，例如資本等等，他除了受出版商的氣，聽其宰割以外，就只有「抱璞而泣」，默默以終。這樣的文藝作者，為數恐是不少。

當然另外也有一些善於經營的文藝作者。他雖然還沒有成名，甚至他的作品還沒有成熟，却憑了他的手腕，或請要人介紹，或挾羣衆自重，一樣可以得到出版商的注意。否則，他也可以自己組織公司，招集股本，自辦出版機關。他的成名固然不必說，他的獲利也自在意中。

我對於那些不善經營的作者，抱着絕大的同情。因為我自己，就是這樣的一個人，「此中甘苦，備嘗之矣」！但我並不想鼓勵他們去經營，除非他們自己願意。我所希望於他們的，還是他們對於文藝寫作鍥而不舍地努力下去，能寫出有真正價值的作品來。我以為凡事總以分工合作為原

則，寫作者只埋頭寫作，不問其他，方才有所成就，否則，分了心，必定要弄到顧此失彼而不討好的地步，或者，他的出版事業成功了，而寫作工程就此摧毀了。因此，我對於善於經營的作者，就抱着這樣一個畏懼，怕他們久而久之，會將文藝丟在腦後，而一心一意幹起經商的盛事，而變成文化商人的面目，再也不會有一些文藝的氣息。我一面恭祝他們的成功，一面却不免深深爲他們可惜，可惜他們犧牲了文藝的前途。

爲了同情，我總想幫幫這些和我一樣不善於經營的寫作者，爲了可惜，更想防止這些善於經營者的拋棄文藝，我常常希望，有人肯和我們合作，代我們經營，不必我們於寫作之外，再操一些別的心，我們將稿子交出去以後，就可以繼續寫作，而等待牠的出版。當然這個合作者，應該不是唯利是視的出版商，而對真正的文藝及其作者有相當的了解和尊敬才好。我這個理想，存了多年，總是沒有機會成功。有時，差不多可以成功了，却因時局的不安定，以及種種的牽掣，不能實現。現在我很高興地說，我的理想到底實現了，我們出版了這個「日新文藝叢書」。

這是「日新出版社」爲我們出版的。他們並不是資力雄厚的大出版商，但他們對於文藝却有了解與尊敬，甘冒蝕本不賺錢的危險，來爲我們出版，我們衷誠地謝謝他們。

在我們這個叢書之內，並不限定什麼：不論何種文藝作品，只要寫得好，真正的好，我們歡迎牠的加入；不論誰，只要對文藝有興趣，有修養，我們都歡迎他的和我們合作。現在一下子先出若干，將來還要出若干，究竟一共要出若干，我們沒有一定，總是儘可能地出下去。希望每一個關心文藝的人，會和「日新出版社」一般地贊助我們。

你有沒有見過螞蟻？牠們爲了渡過一道水，先頭的自己溺斃在水裏，讓後來的在牠們屍身上爬過去。

目 錄

大荒天·····	一
顫抖·蒼老的影子·····	一八
紅燈籠·····	三二
土酋婆婆·····	四五
妖怪飛·····	五一
紅土窪的憂鬱·····	六一
龍王廟·····	七四
范松魁這孩子·····	九二
五更天·····	一〇五
孩子和踏露水的·····	一一七

大荒天

東方還沒發白。

大地被一層細霧洗沐着，白塗塗一片模糊。灰黃的星粒，很疏落，在一顆兩顆地退隱，祇有那斜在西北角的五更星，明明亮地在耀閃。

萬年萬收的田畝，現在都褪盡了綠色，整塊死僵着。禾苗橫滿一田，露出了根。泥土像石塊一般硬，不規則地一小塊一小塊龜裂開，彷彿冬天裏老人面裂的手；硬壳蟲一類的小生物忙碌地在裂縫中爬出爬進。田畝和大路之間本是一條河溝，現在再也踏不出一脚泥漿，或或蘆葦伸出堤面，尖頂枯成白色，風吹來，沙沙……一陣飄哆。

大路旁的樹，樹心朽壞了，上半截斷下來。樹旁有一具男屍伏臥着，上半段身子軟灘灘沖在溝裏，赤裸着的屁股爛得發臭，露出了白骨。螞蟥在他周身蠢動。

餓死的烏鴉在半空偵察地盤旋着，旋着，一呼一應哇……哇……打着招呼。忽然，有一隻大胆地平翅直刺下來，在死屍上扯下一塊腐肉；嚼着，拍着兩翼，款款飛去。

噉……一陣焦熱的曉風。路上的灰沙給撲撲地括起，捲成一條沙龍，在空中翻兩翻，又悄悄地四散，蕩落，重鋪上地面。……

荒草裏，有夏蟲在西嚶嚶……唱着憂鬱的歌。

荒天，絕望的荒天。

一間老屋的牆門內忽然隱隱地有着響動，輕低，急促：

——輕聲點……慢的把阿姆弄醒……

——快哪！……快哪！

一息息，只聽得摸索聲，拔門門聲，悶沉的乾木磨格聲。開門聲，急促的脚步聲——一個男人蹣手蹣腳跨出門來，朝兩面一望，兩手小心地抱一個不滿五個月的嬰孩，回過身對門內吃吃地：

「你勸出來了……阿媽醒來問起……」

「我有數，你……」

男人遲疑地動動腳，向大路的盡處望一望，喉嚨有些啞澀，聲音很低，像隔了一層被：

「我，我去了！……你把門關上吧！」

「長根！」裏面急急地叫了一聲，接着伸出一雙瘦骨嶙嶙的手來，話聲幽幽的，斷續的，像勉強忍住哭：「讓我再，再看一眼。」

「唉……」長根嘆口氣，低下頭可憐地看看手中的嬰孩，又同情地朝門裏一看，眼內閃着淚花，把嬰孩遞過去，那雙手把孩子緊緊接住，縮進去了，頓時起了低低的咽鳴，哭聲像被蒙住了一層被頭樣的沉悶。

灰沙又在荒地上騰起……

「算了吧，」他苦惱了臉催促：「總怪他投錯了胎！」

裏面還在傷心哭着，他不忍地把伸起的手又放下來：

「我也沒法啊！」他揩一把眼淚，低下頭，「勿這樣子做，他也要活活餓死，好在我們還有大毛，只要他能長命百歲……。」

回答的是更大聲的抽泣。他驚醒地走前幾步，一腳踏上门檻，手又舉起來：「快抱給我吧，慢的阿媽醒……快抱給我！」

那裏着一張破「墊屎衲」布內的小生命又貼到長根那起伏的胸口上，骨嶙嶙的猶如拖着一堆木柴，還

吐吐睡著的小臉上縱橫了被滴上的淚流，胸襟上也濕了一大堆。他的手哆嗦起來，喉口湧上一口氣，眨一眨被淚花矇住的眼眶，一顆顆熱淚沿著面頰翻滾下。

那雙手又在門裏伸出來，要求着：

「再，再讓我抱，抱一抱……」

他決心地咬咬牙關，眼睛一閉，回身就奔。那個哭著的女人，瘋狗般的從屋裏衝出來，披頭散髮的，兩手把長根亂抓，哭着，掙着，揉着，撞着……

男的咒罵聲，女的泣求聲……

「你怎麼這末想不明白！快放手，放手！」

毛頭一脚被他母親拉痛了，哇的哭醒過來，男人急得把身子亂掙：「放手！放手！」

女的仍舊奪着，哭着：「毛頭呀，我曉得你不情願去呀，你向我哭，我，我也不能救你哪！」

長根被她突來的呼喊惹急了，狠狠心，把女的手死命一咬，哭着，用勁一推，掙脫了身，把孩子緊緊抱在胸口，悶住他的哭聲，放大脚步，逃亡地沿着大路奔去。……

「長根，長根哪……！」女人顛慌地從地上爬起來，叫着，向前追兩步，忽然像木人一樣立住了，眼望望奔在前面幌搖搖的丈夫的影子，抽泣着，內心刀割一般痛，手裏緊抓着一隻奪下來的破口的小鞋……烏鴉越聚越多，哇……哇……爭啄人肉，啄到的立刻飛回枯枝上窩裏去喂小鴉。

她嘴中唸咒般唸着：「毛頭，毛頭！毛頭！我的心肝！我的毛頭！」她越哭越傷心，忍不住把身子撲上牆面，頭發瘋地撞着，把那隻小鞋在臉上亂揉，用嘴親着，咬着，……兩腿軟軟地要跪下去。

「喀、喀、喀……喀喀喀……」裏面傳出來喀噉聲。

她一驚，把嘴閉緊了抵住哭聲，小心地朝門裏探望一下，纔透過一口氣，舉起哭紅了的眼皮，淒切地朝大路盡處看了最後一眼，散懶地走進屋去，關上門……

東邊山頂的黑天已破了一塊，現出銀灰色。大地被鉤描出一條白茫茫的輪廓。

一隻脫了毛的獾皮狗，嘴裏嚼着一個骷髏頭，忽忽地奔到牆腳下，用前爪捧住了，格里拉，格里拉，狠命啃着，咬着。忽然！驚覺地抬起頭細細一聽：

窗內傳出來一縷縷淒慘的哭聲！

五荒六月的太陽，一出山頭，就狠恣恣紅，像對剖開的半個鹹鴨蛋黃。花格窗上糊的紙破了，日光穿進屋來，晒在對面牆腳下斜放着的米壘上，壘是空的，口上黏着些糠屑。

長根娘扭扭老花眼，甦醒過來，用指甲擰去眼屎，摸索地從稻草心的枕頭下拖出污穢

腳，吃力地嘆口氣，隨後把一雙粽子形的小腳蕩下床沿，用脚尖向地上找鞋子。一面回頭看看睡在腳後的大毛——她的大孫子——攤手攤腳的，頭歪在一邊正睡得吐吐熱。就輕手輕腳走到兒子房門前，勾起手指，剝剝敲着：「大毛娘！大毛娘！」

裂了開縫的房門，關得實實緊，她又敲兩下。門開了，長根嫂伸出半個臉，蓬着頭，頭髮像龍爪槐地四伸出來，兩眼胡桃核般浮腫，還界滿紅絲，一手扣着鈕扣。喊了一聲：

「婆婆！」

「長根還沒爬起？」

「上城去了，」又慢吞吞加上一句：「和咸亨老闆去商量商量借點糠。」

「唉，」摸一把臉，做出失望的樣子：「去借了四天借不着，還用去？今天也總是落空的，人家單憑你一雙空手怎肯賒給你，又沒有交情。荒年荒歲，一把糠比一粒珍珠還值錢嘛。」

「天下的鳥總向亮處飛啊，婆婆！」

長根娘又嘆了口氣：

話是勿錯。古話到如今：「人是鐵，飯是鋼，三日不吃餓到慌。」……說起飯，多少日子沒火燙滾熱的白飯進口，是黑是白都快要忘記了！雖說吃糠，糠總比草根樹皮多股香氣啊！」

「是啊，婆婆。」長根嫂又有口無心地應一聲。

她見媳婦今天的神色有點異樣，像心頭有千萬心事般的。往日，總是比婆婆起得早。人雖餓得不像人，也總撐起筋骨做事。現在，依着門框死賴賴地立着，眼皮也不抬一抬，你問十句，她只懶懶應一聲。怨得誰呢？大家在過着荒年啊！

「毛頭呢？」

長根嫂被這短短的問句嚇得一呆，眼睛畏葸地對婆婆眨眨，不知所措起來。

「我問毛頭還睏着？」老太婆還當她沒聽清楚，把聲音提高了重覆一遍。

「噯、噯、睏着。」

「昨天晚上他倒沒哭幾聲。我本來想爬起來看看，唉，人老婆，撐不動嘍，毛頭也真可憐，剛剛滿月的辰光，肉骨局局，多少好看，多少胖！手是像手，腳是像腳。到現在，一個鮮龍活跳的小孩瘦得只剩一根骨頭一張皮了，血氣也沒有，哭起來「噯、噯、噯」的像雄貓叫！」她說得有些氣喘，就撫撫胸口，順便瞅媳婦一眼。

媳婦眼圈發紅，鼻子一扇一扇的要哭。她還以為媳婦爲了毛頭生病而傷心，就勸：「愁也好不用愁，命裏註定是你兒子總是你兒子，逃也逃勿走。放心好了，你大肚時，我做夢你公公領一個小人來，你公公領來還會壞？」

她見媳婦更傷心起來，就再安慰：「小毛小病總有的，天下那裏有一養出來就活到老，一些不生病？做娘那有這末容易做啊！」

長根嫂心口像打個結一樣的難受，想坐下來痛快的哭一頓，又不敢。婆婆還口口聲聲「毛頭，毛頭，

聽了像刀在扎。

「怎？你臉色不大好，有啥不好過？」婆婆露出很關心的樣子詢問着媳婦。的確，在這荒年荒歲，要合家老小手腳輕健那還好，有啥小病小痛，飯也沒吃，那裏還看得起郎中，吃得起苦藥？

「沒，沒。」媳婦搖搖頭連聲否認。又怕老人家不相信，就勉強放出精神來，胸口做作地一挺，討好婆婆：「婆婆再去床上息息吧，等長根糠借來了，我燒好會喊醒你的。」

長根娘攏攏手，搖搖頭：「人老了，也沒多少功夫曬得熟的。」

長根嫂睜一眼老人的臉。一頭白髮，臉是有多天沒了，皺紋裏嵌進風塵，很顯明地劃出一條條黑紋，尤其是鼻子左右的兩條。白黃的眼屎塗滿眼角，眼白起了不少紅絲。

「婆婆，今朝要不要汰一個面？」

「荒年荒歲還汰啥個面。現在要點水用多少難啦，上次長根是到十里亭大河浜去挑來的呢。那像從前，水缸水沒了，走出門口就是。」她指指窗外。門閉着。她忽然想起甚麼的問媳婦：「昨夜你們有沒開門出去？」

「沒，沒，沒！」

「昨夜風大，門關着哪都有些冷。唉，天也不是個天，明分應該熱了。古老到如今，『六月蓋被，有穀無米，』一點勿錯。」

媳婦像怕婆婆進房去似的，立在房門口，手扳住門，一直沒動過。長根娘捶捶背脊走開了，去把睡熟的大毛的頭放到枕上，又輕輕地把他腳擺擺正。大毛也真瘦，腳捏上去像只捏着一根骨頭，一把肉也沒有的。放在秤上秤起來怕沒三斤重。胸口肋排骨根根可數。

她又走到牆腳，伏下去把斜依着的米壘扶正了，還不放心的伸進一隻手去裏面摸摸，手心上黏着幾片糠屑出來，「從前喂豬娘吃的現在輪到人來吃，還叩頭求拜去借呢。」宛如向誰埋怨，又如嘆苦給自己。

聽。一面說，一面把兩手合起，湊近壩口，把手上的糠屑撻還進壩裏去。

大毛在床上轉個側，床身吱格一響。她回過頭去，大孫子早就兩眼睜得烏骨溜溜，喊：「阿孃，爬起嘍。我要爬起嘍。」

「大毛乖，」她走過去，「聽阿孃話再瞞一息，這息爬起又沒有啥些好吃，還是等你阿爸……」

大毛在床上把身子側來側去，發嬌：「喂……喂……。」

長根嫂在裏面聽見了，夾着板壁喊一聲：「大毛，你勸勿聽話！」

「快，快，」阿孃做好人，「聽阿孃話，勿響，我替你穿鞋子，給你阿姆聽見了又要趕出來打了。」

她把孩子扶起，替他穿鞋，大毛還嘔，嘔的響。她用手心揩去孫子臉上的眼淚，止住他：「快點閉嘴，勿哭，閉嘴！」

媳婦閣上房門，出來了，替了長根娘給孩子着鞋，眼睛白着大毛：「七八歲人了，鞋子還要人家穿。」

長根娘去開了牆門，屋內頓時一亮。

大毛奔過去，她一手把他攙了。祖孫倆就立在門檻外眺着。

有什末好望呢？大荒天！這田畝還是農民的田畝了嗎？這由農民一把汗一把汗種上去的禾苗，都翹出屁股根；這些禾苗都是用血肉錢換來的，實指望能有個十全十美的收成……可是現在，禾苗還只是禾苗，而且死了，白了。土田吃去農民千萬滴血汗，還給農民的是一片荒！

極眼望去：大路是沙白的，乾燥的，跳過旱河溝，田畝也是沙白的一大片，一大片的碎土塊。像沙漠一樣，農村可愛的綠色褪去了，剩下一大片黃白的荒土。

大荒天，絕望的大荒天！

幾十天來，人們吃的是草根，樹皮，以及一切可捉到的動物的肉。到最近，連草根樹皮也沒有，有的甚至到田裏扒開土，拖出一條條發乾了的蚯蚓屍，回家泡在水裏吃。糠？說城裏有，但是錢呢？誰會想到

創造米粒的人會吃不到飯！誰會想到使人不致飢餓的人來輪到自己餓死！

長根一家的人，除了餓不起的大毛，整整有一個月沒像樣的吃過一頓了。大毛吃的，也是壩中的一些糠腳，拌着搗爛的樹梗放「糠羹」吃！

長根娘立着，肚裏叫嚕嚕叫，胃像燒着一把火似的發熱。她有些站不住，要想回進屋去躺一息。忽然，前面鑽出一條影子，巍巍抖抖的一面走過來，一面對着她喊：「長根娘！長根娘！」

她重新回過身，手心蓋着眼，遮陽光，探視着是誰在叫她，還是大毛眼尖，比她先看出，拉拉她柵子：「阿孃，是財祥婆婆。」說着朝前衝兩步，去拉住那過來的老太婆的手，很親熱地叫一聲：「婆婆。」財祥婆婆癢起一張嘴苦笑笑，把手伸到大毛的頭上摸摸：「我大毛真乖，真乖！」走近長根娘，慰問地問一句：「你有啥東西吃過？」

那個痛苦地搖搖頭，「你呢？」

「我是二六八硬挺，挺餓，活得這樣一丁把年紀怕啥！」

長根嫂在裏面搭出兩條「四尺橈」到門口，招呼着：「財祥婆婆坐。」

「哦，哦，」坐了下去，嘆口氣：「其實荒年荒歲禮數也好勿用講了，還有啥長輩小輩。」

大毛很馴服地依在祖母腳前，祖母把他的頭壓着自己的胸口，嘆息着：「這種日子不知要過到幾時為止。」

財祥婆婆像報告一件消息樣的說道：

「北公寺的方丈和尚講：今年菩薩要收人，黑頭髮去一半，白頭髮一齊收！十魔九難，要難難天下百姓。今年是白骨鋪地，明年是黃金鋪地……」「黃金鋪地」是說：明年人都死光了，有錢要無人用吶！」

「本來像我這樣，像你這樣，早早好死了，這樣一把年紀還要活着吃老苦。」指指大毛：「像他阿爺安安穩穩棺材裏一橫，是福氣！隨你天翻也好，地翻也好。」

「閻王不來要我們有啥法子？橫死又死不下手。」

「是啊！」長根娘接下去：「還有我們老太婆了還吃得起苦，這些（指指大毛）小孩怎經得起啊，有一餐兩餐好餓？我們的毛頭爲了他娘沒奶，餓得生病了。」

「唉，小囡也命苦，荒年荒歲來投啥胎。我們老的挨着吃苦，」指指長根嫂：「你們中的輪着，像大毛樣小的趕着！」

「是啊，小囡也真罪過，你財祥婆婆是看到的：毛頭滿月時候多少肉骨局局，還是你抱着剃頭的嘛。（那個點點頭）現在是瘦得只剩一張皮了，喉嚨也哭啞了。小小人有啥罪過，又沒做過啥陰騭事，要受這樣大災魔。」她又肉麻起孫兒來。

「那家不是一樣呢？」長根嫂幽幽地插一句。

財祥婆婆一聽跳起來，一手托住膝蓋，一手憑空亂揮：「家家一樣？哼！有人家關起大門燒白飯吃，你那裏曉得！」

「啥人家？」

「還有啥人家，就是這賣爹賣娘的寶昌烏龜！長根娘，你是大門不踏出的，不曉得，現在時勢做人良心是要壞，有句老話：『心腸一橫，黃金一箱。』寶昌烏龜這烏龜做人多少壞哪，荒起頭的時候，是他引頭到城裏去求城裏人救急，在衆人面前拍拍胸膛保險有米，米呢？再等十年也吃不着他一粒！城裏人是來救急的啊，不過，『裝金是人，括金也是人，』募化來的米他烏龜獨一人『吃』了！」

「真是泥鰍難捉，人心難摸！」

「是嘛，這殺頭東西衆人全恨不得拖出來，千口萬口咬死他！」

「滴水，一個泡，一報還一報，這種人也沒好結果的，看看他好了！」

長根嫂也有些憤憤，立在旁邊插一句：「財祥婆婆，古話有句『地頭無鬼不生災』，講得一點錯哦？」

老太婆鼻孔裏出氣，把說了千百遍的老話又說了出來：

「哼！還會錯？啥人不記得荒年荒起頭辰光，公家總當這隻寶昌烏龜是鄉董，有點名望，城裏兜得轉的，還當他救命王菩薩，大家四鄉鄰居叫在一道，到他牆門外去喊救命，大哭小叫足足求了三四個時辰。他起頭還當搶荒吶，『兩手』一推，『死頂住門勿開，後來聽出來了，就露了臉，還不敢大模大樣開大門，只——』她把手心在頸下一擱，頭伸得長長的，『烏龜一樣在牆頭裏伸出一個頭，對我們下面揮揮手，』她兩眼看著地，學着寶昌烏龜的聲音：『他說：『我替你們想法子哦！會看你們死，不伸出手來提一提？救人，要救得動好救呀，像我那樣自家屋裏也在吃糠，拿啥東西來救你們？怎救救？你們自家講呀！』』她回復了自己的聲調：『大家聽見他這番話，只會抬起頭來對他眼皮眨眨，一句話也回答勿出。他又接了下去——』又變成剛才的聲音：『他說：『只有一條路，我代你們到城裏去求有銅鈿人來捨施捨施！不過我有句話要講明在前。假如城裏人放出菩薩心腸來，來救急了，勿論是米也好，是銅鈿也好，全要放在我屋裏，公公平平由我來分！』』財祥婆婆手一攤：『那還會有別人？啥人還能担得起做這事體？當時辰光，當他活菩薩一樣，全數跪落來，禿禿對他磕頭。果然，半個月勿到，米來嘍！不過已經有滿多人實在等不住了，活活餓煞！米呢，足足有兩三百担，省吃吃，十日飯糧還不够？銅鈿的數目是沒人曉得。他——』做勢的把兩手一分，『打開大門發了一次米，兩人合一升，十歲以下的還沒份。三天一過，吃光了，又去領，那曉得這烏龜門就再也勿開，隨便你哭煞，隨便你磕頭流血來，隨便你惡惡毒毒罵他，他只當沒聽見！他牆門外變成萬人坑，橫橫豎豎倒滿屍首，大家拚命的喊，『這賣爹賣娘的烏龜，死也死到他門口去啊！』他門口屍首一堆一堆爛掉！』財祥婆婆講得火起，索性立起來，朝着不遠的牆屋拍拍屁股亂罵：『你這烏龜！你這斷命括膿括血括來的飯，吃了全家老小要漲死的！你騙我們哪！你騙我們哪……』她的上身過份向前衝了，小脚失了平衡，身子搖兩搖要跌倒下來，長根嫂一把把她扶住了，按她坐下。

「罵罵他又聽不見的。」

「我出口氣呀！」

忽然，大毛扯扯阿孃的袖子：「阿孃，我肚皮又痛了！」

大毛娘回頭來看他：「又積住了吧，我替你挖，來！」

大毛沖下小頭，拚命偎近祖母：「我勿要挖，勿要挖！」

「勿挖！你人要做不要做！」娘罵起來。

「大毛去挖，乖。挖出來肚皮就飢痛了。」

「我要阿孃挖！」

「阿孃沒用了，眼睛看勿見，慢點把你弄痛。」

「是要我強做的！」做娘的一把把他拉去，自己在門檻上一坐，把大毛伏在膝上，翹出一片尖瘦的小屁股，一手拿了枝比耳朵挖大些的竹扒，插進屁股去扒出沒有消化了的糠屑，樹皮。

大毛活撞活癩的大聲哭着喊痛。

財祥婆婆氣已經平了下來，嘆息着：「真是受罪！」

「他每天要吃這種小苦。」祖母眼內爆出淚花。

「像你大毛樣還算福氣好，有些人家實在餓得沒法子，想想小人總蠶用的，活殺殺吃了！」

「殺小人吃？這怎殺得下手呀。」

「殺自然勿是自家殺。」大毛哭得很響，財祥婆婆也把自家的嗓子提高了：「金和尚你曉勿曉得？」

「是勿是倒眼睛的？」長根娘裝勢地把手將面頰向下一扯，兩眼拉成個「八」字形。下臉翻出紅色來。

「是他呀，『天上九流星，地上倒眼睛』，外加一臉橫肉，生得多凶相！是他這『飢好東西』想出來的法子：把自家的小孩拿去殺掉給西家，拿西家的小孩殺掉給東家，掉來吃。勿是掉來吃，自家骨肉怎咬